

台湾欧阳剑作品集

妙 艷 盟 主

上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★臺灣·歐陽劍

妙艷盟主

上冊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) 新登字182号

责任编辑 李益群

封面设计 吴 明

妙 艳 盟 主

台湾·欧阳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 24 字数: 400千字

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

ISBN 7-204-04320-0/I. 940

(全三册) 定价: 45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寒意料峭，月黑风高，天台山麓下的一位灰袍老者，将救下绝气的青年女子轻轻放在石板上，他刚去溪边喝水返回，绝气的女子却不见了，令人惊愕！这女子名叫谷寒香，她为何死去？为何又突然不见了？由此引发出—桩江湖上的奇案！谷寒香是著名的绿林盟主，其夫胡柏龄不久前被对手杀害。夫妇二人相继遭毒手，是何人所为？因而谷寒香死不瞑目，胡柏龄的被杀亦成悬案。谷寒香的恩师三妙老人明察明访，探知端底，把弟子救走，用起死回生之丹救活谷寒香，师徒二人暗中寻访仇家黑道巨擘“—叟、二奇、四怪”，他们为夺北狄迷踪谷绿林盟主的宝座、使用阴险毒辣的手段，先后杀了断任盟主的胡柏龄和谷寒香，引起江湖上的一场空前浩劫。三妙老人为除江湖武林败类，助善惩恶，重振绿林盟主雄风，救活谷寒香和胡柏龄后，广结天下侠士，与岭南二奇、崆峒五魔、毒火成全、黑魔时寅、九名峒人等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杀，铲除了恶势，匡扶了正义。然而，人间万事，变化莫测，友与友，朋与朋，妻与夫，夫与妻，岂能—成不变？唯有正义与良善，才能永驻人间，—部《妙艳盟主》，描绘出幅幅世人众生相……。

第一章

寒意料峭，月黑风高。

浙东天台山麓的崎岖小径上，正星飞丸泻般的奔行着一老一少两个人影。

直到那两条人影奔行的脚步缓下来后，才看清他们的衣着面貌。

那年老的乱发披肩，胸垂长髯，身着灰袍，腋下还挟着一个动也不动的女子。

那年幼的只有七、八岁，头挽双髻，蓝色衣裤，生提眉清目秀，一脸乖顺而又慧黠的模样。

只听那蓝衣童子叫道：“外公，我们一口气奔行了十几里路，您又带着娘，该休息休息了吧？”

灰袍老人“嗯”了一声，轻轻把腋下的女子，放在路旁地块大青石上。

这时，月儿已由云层中透出亮光，照见那女子满唇血污，但却仍掩不住她那会使天下武林人人倾倒的绝世姿容。

那女子静静的仰卧在大青石上，依然动也不动。

蓝衣童子双眸满噙泪水，情不自禁扑到那女子身旁，哀声凄厉的叫道：“娘，快醒醒！我是翎儿，娘！快睁开眼来看看我！”

灰袍老人长长叹了口气，却并未说什么。

忽见蓝衣童子回身抓住灰袍老人的衣襟道：“外公！娘怎么不说话呢？”

灰袍老人复又叹息一声道：“傻孩子，你娘已经死了，人死那有还会说话的？”

翎儿不由捶胸顿足道：“不！娘没死！她是天下绿林盟主，她若死了，天下绿林又有谁来领导？”

灰袍老人黯然摇摇头道：“她为你义父胡柏龄，报仇而死，你昨晚明明在场亲眼看到的，你义父胡柏龄，当年英雄，还不是照样被人杀死！”

你娘一个女人，能死得这样壮烈，若她死后有知，也该瞑目九泉之下了！”

翎儿圆睁着一对愤怒而又伤痛无比的大眼睛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外公，将来翎儿长大后，也要替娘报仇！”

灰袍老人惨然一笑道：“傻孩子，你娘这次为义父胡柏龄报仇，已酿成天下武林空前浩劫，多少武林当代高人，都惨死在昨晚一场厮杀之中，恩怨情仇，已经无法分清！

由于这场激战厮杀，已使黑白两道元气大伤，你还有什么仇可报？又要向谁报仇？”

翎儿神色愈见悲戚，呆了呆道：“外公，您究竟要把我娘的遗体带到什么地方呢？”

灰袍老人仰望夜空，半晌才道：“外公在长白山，当然是要把她带回长白山埋葬罗！”

翎儿眨动着一对大眼睛：“长白山离这里有多远？”

灰袍老人道：“远得很，有好几千里路。”

翎儿吃惊的啊了声道：“外公怎能带着娘走这么远的路？”

灰袍老面色凝重道：“这是你娘临终时的遗言，要我独力把她的尸体带走，我不能辜负她的一番嘱托，等离开天台山，我们便雇了一辆骡车赶路，到那时候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吃力了。”

翎儿揩拭了下额角的汗水：“外公，我口渴得很，什么地方有水？”

灰袍老人向前一指道：“前面不远有条山涧，我带你去。”

灰袍老人略一犹豫道：“我们马上去，马上回来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不会有人来的。”

说罢当先为翎儿带路，直向前面不远处的山涧奔去。



这一老一少，果然很快便赶回来。

翎儿走在前面，当他返回原处时，立时失声大叫道：“外公，娘不见了！”

灰袍老人乍听似乎有些不信，直到他奔近前查看过以后，才愕然愣在当地。

那放在大青石上的女子谷寒香，竟真的不见了。

这样短暂地时间，竟然发生如此巨变，她究竟是被什么人带走了呢？

就在灰袍老愕然不知所措之际，蓦地，一阵衣襟飘风之声，由远而近，接着大约十条左右人影，由来时的路上，飞快的奔了过来。

霎时来到跟前。

灰袍老人何等目力，不等对方近前，便已看出这伙人正是谷寒香昔日的心腹亲信，其中有男有女。

为首的是副盟主钟一豪，依次是余亦乐、麦小明、文天生以及江北四龙的出龙姜宏、飞天龙何宗辉，多爪龙李杰和喷火龙刘震。

另有两名风韵楚楚，姿色动人的女子，是一身白衣的苗素兰和紫衣裙的万映霞。

灰袍老人终于明白了，是怎么回事，原来谷寒香的遗体是被他们搬动。

但他却不能就此罢休，因为谷寒香临终前，曾汉众宣布要自己把她的遗体独力带走，再由翎儿亲手埋葬，他不能辜负她的临终遗言。

还没等他开口，便见钟一豪抱拳一礼道：“原来是庞老前辈在这里，庞老前辈一路带着谷盟主遗体，一定很辛苦了？”

灰袍老人哼了一声道：“虽然是辛苦些，却是老夫份内之事用不着钟老弟关怀！”

钟一豪并未着恼，再拱拱手道：“为什么不见谷盟主的遗体？”

灰袍老人冷笑道：“钟一豪，少来这一套，你们把谷寒香的遗体盗走，却反而装腔作势来问老夫，简直是猪八戒下山——倒打一耙！”

此语一出，钟一豪等八男二女，全都为之一怔。

灰袍老人犹自余怒未息，喝道：“快快把谷寒香那丫头的遗体交出来，否则老夫豁上这条命不要，也要跟你们拚个你死

我活！”

钟一豪正要上前理论，却被余亦乐一把拉住道：“钟兄稍安勿躁，待兄弟和庞老前辈讲句话。”

灰袍老人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讲？”

余亦乐一向文士打扮，为人也斯文儒雅，深深施了一礼道：“庞老前辈请说实话，谷盟主的遗体当真不见了么？”

余亦乐这两句话虽然问得不疾不徐，而且颇有礼貌，但原在灰袍老人耳朵里，却不啻火上加油，当下须发怒张，大吼道：

“余亦乐，你还敢拿老夫开心！”

余亦乐算是沉住了气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晚辈是正正经经向庞老前辈问话，怎说是拿老人家开心？”

灰袍老人怒不可遏道：“谷寒香的遗体刚才还在这里，明明是让你们盗走！”

余亦乐神色一怔道：“有这种事，谷盟主的遗体是怎么弄丢的？”

灰袍老人道：“老夫若看到她是被你们盗走的，现在也就用不着多费口舌了？”

余亦乐沉默了一会，不再理会灰袍老人，目光转注翎儿道：“翎儿，你和庞老前辈在一起，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”

翎儿这两三年来，一直和余亦乐等人生活在一起，当然是无话不谈，忙道：“余叔叔，外公说的不错，他带着我娘和我由万花宫一口气跑到这里，因为要休息，就把娘放在好块大青石上。”

他说着，还特别抬手一指那块大青石。

余亦乐眉头微皱，道：“既然你们在这里休息，人怎会不

见了呢？”

翎儿道：“是我口渴，外公带着我到前面小溪找水，当我们回来时，娘就不见啦！”

“你们离开这里有多久时间？”

“只是不大一会工夫。”

余亦乐回头望了随来的众人一眼，默默不语。

在同来的八男二女当中，麦小明年纪最小，性子也明暴，而且喜怒无常，一向除了谷寒香的话他不敢不听，可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

在众人默默无语之下，他地却冷哼一声，突然上前两步，喝道：“庞士冲，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，现在若把谷盟主的遗体交出来便罢，不然，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！”

庞士冲怒极之下，反而拂髯一笑道：“小娃儿，可能谷寒香那丫头活着之时，把你惯坏了，今晚老夫倒很想趁这机会教训教训你！”

在钟一豪等八男二女中，虽然钟一豪和余亦乐都是武功高不可测，独当一面的一时之雄，但纯以武功而论，目前却以麦小明为最高，他年少气盛，又生性好斗，闻言之下，立刻翻腕拔出长剑。

还是余亦乐较为沉着冷静，一见不妙，连忙挡在麦小明身前道：“麦小兄弟，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不可莽撞。”

麦小明叱道：“什么没弄清楚，既然盟主的遗体方才还在这里，咱们为什么没看见，难道这么短的时间就会被人盗走不成？”

说着拨开余亦乐，喝道：“庞士冲、小爷让你先出手！”

庞士冲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夫早就听说你这小子原是天台万花宫的人，先随万花宫主佟公常学过三招两式，后又改投神杖翁鄴秋门下。

武林中讲究的一人不拜二师，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，可见必定是个杂种无疑，小子，用不着顾忌，尽管动手吧！

麦小明蓦地腾身而起，直向庞士冲掠去，人尚未到，剑尖已绽开两朵银芒，分刺庞士冲“将台”、“期门”两处大穴。

动作快得有如电光石火，威势凌厉至极！

庞士冲扎椿如山，脚下并未离开原地，宽大的袍袖一拂，呼的一掌，迎着刺来剑势拍了出去。

他含愤出手，这一掌威势有如排山倒海，浪击礁岩，带动得地面飞沙走石，连远在两三丈外的钟一豪等人，都衣袂飘飘，站立不稳。

须知庞士冲的武学造诣，在当今之世，已难得找出几人敢于与他抗衡，更何况麦小明昨晚早已力战而倦。

他在庞士冲的掌风迎面撞击之下，不但刺出的剑势被迫荡偏，连疾扑向后的身躯，也被迫向后倒退回来。

好在麦小明落地之后并无伤损，若换了一般武林人物，势必被掌力击成重伤不可。

余亦乐忖度眼下情势，如果他们一伙人展开联手合攻，虽可胜得庞士冲，但却没有把握将对方制服。

于是余亦乐再度拦向麦小明身前道：“庞老前辈，晚辈们就算相信你方才说的话不假，但你总该对我们有个交代！”

庞士冲双目眨动了一阵道：“老夫对你们还有什么可交代的？”

余亦乐道：“谷盟主临终前，遗言要你把她的遗体带走，如今你却把她的遗体弄丢，难道不该向我们有所交代？”

庞士冲似乎已觉出谷寒香的遗体并非对方一伙盗走，顿了一顿道：“这是老夫自己的事，为什么要向你们交代？”

余亦乐道：“老前辈话不能这么说，晚辈们都是谷盟主生前的忠心属下，若你能完成她的临终嘱托，把她带回长白山入土为安，我们感谢还来不及。

但是偏偏你却把她的遗体丢失，这让我们这些谷盟主的生前属下，如何能不向你追究？”

庞士冲被问得有些语塞，干咳了几声道：“如果这事当真不是你们暗中搞鬼，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马上展搜索。”

余亦乐道：“人已被盗，又到哪里搜索？”

庞士冲道：“事情是刚才不久才发生的，那盗尸之人，必不可能走远，现在有各位帮忙，老夫相信必可找到。”

忽听钟一豪道：“万一找不到谷盟主遗体，庞老前辈必须答应我们一件事！”

庞士冲愣了愣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必须把翎儿小兄弟留下！”

庞士冲冷然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，翎儿是老夫的亲外孙，职今谷寒香既然已经不在，在这世上，唯有老夫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当然要由老夫抚养！”

钟一豪道：“老前辈此言差矣，翎儿小兄弟虽然是你的亲外孙，但谷盟主却并不是你的女儿，当年若不是谷盟主把他救起带回抚养，他那能活到今天。”

庞士冲哼了声道：“钟老弟这话固然不错，老夫就是为谷

寒香对翎儿有救命之恩，又有抚养之情，所以才一直对她暗中相助，但现在终究死了，这继续抚养翎儿的责任，除了老夫还有那个？”

钟一豪道：“庞老前辈的话固然不错，但晚辈们是谷盟主的旧部属，谷盟主死了，我们照样也有责任抚养她的遗孤！”

庞士冲冷笑道：“有老夫在，还轮不到你们！”

余亦乐见事情又要闹僵，很可能再度收起拚搏，只好排众而出，道：“庞老前辈！钟兄，两位用不着争吵，在下倒有个圆满解决的办法。”

庞士冲不屑的道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余亦乐道：“办法很简单，也十分公平，不妨让翎儿小兄弟自行决定他要归谁抚养。”

此语一出，钟一豪等七男二女果然情绪都平静下来，所有目光不约而同齐齐集中在翎儿脸上。

余亦乐这办法显然对他们有利，因为翎儿在四、五岁时，便由谷寒香救回抚养，把钟一豪等人早就视为亲人。

而庞士冲是她的外公，却是昨夜才知道的事，何况他和庞士冲相处尚不足一天，根本不可能产生多大感情。

庞士冲何等老辣，当然是明白这办法对自己大大的不利。

但他若是立即反对，却又等于自行认输，无奈之下，只好转过头道：“翎儿，你今年已经七、八岁了，总该有亲疏之分！”

翎儿点点头道：“翎儿自然知道谁亲谁疏，娘在世的时候，以娘最亲。”

他口中之娘，不消说是指他义母谷寒香。

庞士冲顿了一顿道：“那么现在呢？”

这是最大的关键时刻，在场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的，凝神静听翎儿如何回答。

翎儿睁着一对闪亮的大眼睛，视线先望向庞士冲，然后缓缓转到钟一豪、余亦乐、麦小明、文天生、苗素兰、江北四龙等八男二女脸上，但却久久不会开口。

庞士冲心下大急，不得不以充满感情的语气道：“翎儿，你既知亲疏之分，就该明白咱们中间是有着血肉相连之情的，他们虽然也待你不错，却总是外人，更何况……”

庞士冲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更何况他们从前所以待你很好，只是看在你义母谷寒香的分上，如今谷寒香已死，你如果跟他们走，他们今后是否还像从前般待你，那就很难说了！”

钟一豪冷笑道：“庞老前辈，现在翎儿小兄弟自己说心里话的时候，用不着你老人家施行攻心战术！”

余亦乐也接口道：“钟兄说得对，若庞老前辈临时动这以情，那就不算翎儿小兄弟的自由决定了，而且更失公平。”

果然，翎儿的视线依然盯在众人脸上，却一直不肯开口。

只听苗素兰道：“翎儿快快说话，用不着害怕！”

苗素兰这句话，照样也是在动用心战。

因为这几年来，翎儿的生活起居，多半是由她协助谷寒香照顾，翎儿对她，几乎也像对谷寒香一样。

庞士冲担心翎儿被苗素兰打动，他在武林中，不论身份地位，都非比寻常，一但翎儿开口不愿跟随自己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必须认帐。

为了不使翎儿做出决定，庞士冲立即高声说道：“既然翎儿不愿当众人之面表明心意，那就用不着逼他，现在最重要的

事，是找回谷寒香的尸体，若为翎儿的耽误久了，反而因小失大，依老夫之意，还是马上展开搜寻的好。”

钟一豪道：“就依老前辈的话，咱们马上展开搜索。”



在万花宫地层下的山腹密室中，墨玉薄团上正坐着一位面色经润，五绺长髯的中年儒士。

他就是已年届一百六十高龄的三妙老人，只是由外表看来，仍像一位中年模样的人而已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三妙老人才缓缓由墨玉薄团上站了起来，走向另一间密室。

在三妙老人打坐的石室中，四壁看不到有何洞口，但见他在石壁轻轻敲了三下，石壁立刻无声无息的裂开一个洞口。

三妙老立即迈步而入。

这是另一间范围不大的石室，中间隔着一层杏黄色的布幔。

掀开布幔，一眼就瞥见那张色泛深紫的暖玉床榻，床榻上静静的躺着一个国色天香，姿容绝世的女子。

她正是天台山麓被盗走的女尸，天下绿林盟主谷寒香。

三妙老神情凝重的注视了谷寒香好一阵，才长长叹息一声。

接着他从玉榻旁陈列的十几只玉瓶中，各自倒出一粒丹丸，撬开谷寒香牙关，为她喂了下去。

大约盏茶工夫之后，谷寒香鼻息渐浓，胸口微见起伏。

她已缓缓睁开那对亮丽却似无神的双眸。

当她的目光一接触三妙老人，立刻神色一怔，接着啊了……

声，发出娇慵无力的微弱声音道：“师父！原来是你老人家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三妙老深情而又怜惜的道：“你已经在这玉床上躺了七日七夜了，我一直担心你不能活回来，还好，你终于活回来了！”

谷寒香有如大梦初醒，呆了很久才道：“我真的死过么？”

三妙老人道：“你虽然死了将两个时辰，但那不是真死，人死不能复活，老夫照样也无法救你！”

“这……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日前老夫传你武功时，已在你体内注入了‘九阳玄罡’之气，再加上你从前已由万花宫主佟公常处学习得‘三阳九灵玄功’，二气在体内合而为一，虽然脉息已经停止，但仍可保持真元与罡气不散，只要不超过一昼夜，老夫就有办法把你救活。”

三妙老人说着指了指摆在玉榻一侧的十几只玉瓶道：“何况这些丹药，都是老夫费尽毕生功力炼制而成，几乎每种丹药都有起死回生之效，为了救你，老夫也只有拿出来一用了！”

“多谢师父搭救，大恩大德，弟子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报答！”

谷寒香边说边欲支撑着爬起身来。

三妙老人连忙摇手阻止道：“不可，你的伤势太重，已经伤及内腑，我虽然为你服下了‘回天生肌丹’，又敷过‘复骨消炎散’，但却不是七天七夜便能复原，必须尽量保持静止，才能好得快些。”

“师父可见过弟子当时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那晚的激战，老夫一直隐身附近暗处，一切都看得很清

楚。”

“弟子只记得当时亲手杀死三人，最后又自己杀自己。”

“不错，武当四阳中的紫阳、金阳、以及少林的天明和尚，都是死在你的剑下，最后你也因为胸口被金阳刺了一剑，自知无法活命，索性自刺胸膛而亡。”

谷寒香黯然一叹道：“你老人家可知道少林的天明大师也曾收过我做记名弟子？”

三妙老人摇头道：“老夫不知道还有这种事。”

谷寒香道：“当年少林和武当错杀了弟子的大哥，弟子又错杀了天明大师，偏偏你老人家又限定弟子那晚只能杀四个人，弟子在伤重之下，便只能拿自己的性命充数了！”

三妙老人微微摇头道：“你错了，老夫并没规定你非杀四个人不可，那晚你若不自刺胸膛，老夫何至耗费七日七夜的工夫救你！”

谷寒香歉然一笑道：“弟子对大哥的大仇已报，唯有一死，才能追随大哥于九泉之下，若一个人活在世上，生命还有何意义？”

三妙老人脸色愈见凝重，许久才仰面喟然一叹道：“如果老夫所料不差，你的大仇并不曾报！”

谷寒香吃惊道：“师父这话？……”

三妙老人缓缓说道：“当年真正杀害你夫胡柏龄的人，绝不可能是武当的紫阳、金阳和少林的天明和尚，纵然胡柏龄是死在这些人手里，也只能算是误杀。”

谷寒香道：“弟子知道，还有一个叫范玉昆的，他自称刺了我大哥致命一剑，可惜那晚他并不在场，弟子没法杀他！”